

第六章

101

承乾殿。

天色将明未明，殿里沉闷又昏暗。

天子从梦中醒来，依稀听见兵戈声，便唤人来问，然而叫了半晌，只有决明匆匆进屋，将天子扶着坐起来。

天子四下看了看，见殿中已没什么侍奉的下人，不觉沉寂了片刻。

决明问道：“陛下可是饿了？臣刚刚煮了些豆粥。”

天子摇了摇头，问道：“殿里还剩多少人？”

决明垂下眼睛，低声道：“连臣在内，还剩四五人。”

“是吗？”片刻后，天子才说，“去传老二过来吧，朕有话对他说。”

决明一怔。天子要见临川王而不是太子，不免令人深思，便道：“二殿下在太子那边。”

天子道：“不要紧，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可避讳的，去叫他来吧。”

台城内的局势原本还算平稳，但新年正旦那天李斛忽然在城下喊话，说是要赦免城中所有奴仆，凡出城投降者一律免为平民，有功者授予官职。城中奴仆争相出城投降，加入李斛军中，更有甚者直接绑了主人出去。

台城中多世家和皇族，自然就有更多的奴婢僮仆。十万守城军民里有奴隶和罪犯近万，算上其家眷，数字更要翻倍。

这些人出降，令城中局势雪上加霜。

人心已然瓦解，连宫中的婢女仆役们也都趁乱逃了，那时天子就已明白，台

城要沦陷了。

原本天子还在等顾淮，但自旨意下达至今已三个月，顾淮还是没有来。天子传维摩来询问，才知他竟然放顾景楼南下降旨。天子也不能说维摩做错了，可他敢说若维摩将顾景楼留在城中，另派他人南下降旨，此刻顾淮大军必然已经到了。

如今却是不必指望了。

决明很快带了二郎来。

天子拉着二郎的手仔细打量他的面容。台城被围时，朝中将领大都被羁縻在外，而文臣正面对敌时大都懦弱无谋，前线守将不足，二郎便以皇子之尊亲自上阵。偏他生得极俊美，又年少少威严，便以铁面具遮面，在城楼上指挥。

早先养尊处优、手不能提的柔弱少年，不过短短几个月之间就瘦削挺拔起来，可见吃了多少苦。

天子对上他漆黑坚毅的眸子，想到他空有资质和才能，然而大势之下纵然拼尽全力也依旧无法力挽狂澜，想到自己只能留给他这么残破艰险的出路，天子心下便痛楚难抑，但开口时语气依旧平淡：“外头局势如何了？”

二郎默然片刻，道：“恐怕已不成了。”

天子闭上眼睛叹了口气，道：“是吗？”许久后才又道，“城破后应该会有短暂的乱局，你趁机冲出城吧。一会儿朕会把军队集中到北城门，你回去召集好幕僚与人手，准备向北突围。”

二郎垂眸不语。

天子又唤决明来，道：“去把那件袍子取来。”

决明领命而去。天子拍拍二郎的手，叹道：“朕逃不掉，你哥哥也不能逃，一切就只能托付给你，至于你阿姐和阿娘……只要你还在外头，李斛就不会拿她们怎么样。”

二郎抬头看了天子一会儿，在他床前跪下，给他磕了三个头，道：“儿子领命，必……”

他一句话尚未说完，外头忽传出惊呼：“叛军入城了！贼子杀进来了——”

天子脸色一变，二郎却没怎么动容——显然已在意料之中。

天子见决明还没出来，又听见外头侍卫宫人们混乱奔跑的脚步声，只能将二郎一推，道：“你快走走吧。”

待决明终于抱了衣袍出来，二郎已不在殿中。

天子拄着拐杖站起来，抬手抚上袍子，翻开内襟轻轻揉了揉，便知道确实是

里头缝了诏书的那件。可惜此刻取来，已是晚了。

他对决明道：“给朕穿上吧，朕出去见见故人。”

/ 一 /

徽音殿。

徐思坐在殿中，目光枯淡地望着炉中香雾。

这已是她一生中第三次像件东西似的被人陈设在屋子里，等着胜利者前来接收。

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她的去路最糟糕，她的哥哥不能再及时杀进来救她，且这次的赢家也只会以污辱报复她为乐事，只怕会让她生不如死。

但她却并没有多害怕。

纵然李斛是地狱，徐思也是从地狱中走过的女人，她早已见识过李斛的穷凶极恶，他已没什么新鲜手段能吓到她了。

在如意靠过来时，徐思轻轻握住了如意的的手。

徐思知道，如意到底还是想见一见李斛的，那么便让她见一面。想必见过之后，如意就能死心了。

殿内气氛低沉。

叛军入城时，张贵妃便将来不及逃走的妃嫔们召集到徽音殿里来。先时有乱兵闯进来，多亏她和徐思出面呵斥，才将叛贼阻拦在外头。

但妃嫔们都不蠢，已然知道叛军将她们圈禁起来是要留给上头人处置。归根结底，她们其实都是战利品。

最初还有几个年轻貌美的良家子能保持镇定，觉着就算同为战利品，自己也未尝不能谋个好去处。可随着外间争抢财物的动静越来越大，殿内妃嫔婢女们除了张贵妃和徐思外，无不慌乱瑟缩起来。一时有人扒开窗子偷偷向外瞧了瞧，见叛军疯子般满身缠着珠宝狂笑着杀人、奸淫，四处都是哀号声，立刻便腿软地倒在地上。

琉璃闭上眼睛别开头去。

如意忍不住想要起身，却被徐思硬按住，然而到底还是惊动了旁人，立刻便有人想起她的身份。

“她是李斛的女儿吧！”

“公主殿下能不能去跟他们说放了我们？只要告诉他们您的身份，他们肯定

不敢不听……”

张贵妃恼怒地呵斥：“陛下还没死呢，看你们这些丑态！”

平素宫中不服张贵妃的人多，可这一日她一开口，旁人都不敢有片言顶撞，殿内立刻便又沉寂下去。

许久之后，殿门终于再次被推开了。

冷风带着血腥气一涌而入。

明晃晃的日头照进来，殿内的女人们不由都微微侧头避开外间惨状。

便听铠甲铿锵，有四五个粗野的男人走进屋里来。最前头的一个中等身材，容貌毫不起眼，但几乎在看到他的瞬间，所有人都立刻意识到，这个人恐怕就是李斛了。同天子的高大儒雅截然不同，这个人眼睛里有一种阴鸷，明明看上去只是个寻常的中年人，周身的戾气却令人一见之下便心生畏惧。

几个原本想引起他注意的年轻女人不觉屏息后缩，不敢稍有出头的举动。

李斛笑了一声，那笑声里有赤裸裸的讽刺和小人得志的嚣张。

他直接抬步走到徐思跟前，粗硬的手指捏住徐思的脸颊，像看货物般验看了一会儿：“孤还以为你老了。原来这张脸纵然老了，也依旧美艳非常。”

他随手将徐思挥到一旁，如意扑上去扶徐思，却被他一把拽住胳膊，强掰了脸颊验看。

他的目光赤裸裸的，毫不掩饰色欲，问徐思：“这就是你给萧守业生的女儿？真是绝色！眼神和你当年一模一样，不知道滋味……”

徐思打断他：“她生在景瑞十一年，就是你反出建康的那一年。”

李斛的目光不由得望过来，徐思同他对视：“九月二十四日。”

李斛看着徐思，片刻后目光才缓缓移到如意脸上。他手上力道已松了，疑惑地打量着如意。

如意满眼都是泪水，可耻辱和怒火令她不能自抑，她愤怒地直视着李斛。

李斛看了许久，依旧没有尽信，但心中的欲火总算勉强压下了。他问下属：“像孤的女儿吗？”

下属笑道：“像。想不到萧守业老儿养了十六七年的女儿，竟然是将军的种，不知那个太子是不是也是将军的儿子。”

这谄媚令李斛哈哈大笑。

他终于放开如意，吩咐道：“送公主下去好好休息吧，这是孤的女儿，孤要为她寻一门好夫家。”

如意羞愤欲死。

李斛的下属上前拉她，她低头瞧见那人腰上的长刀，便掣手拔出。然而那阔刀却比她预料中更沉，她挥动不顺，反被那长刀带得一旋。

登时便有三五个侍卫围堵上来，将她手中的阔刀夺下，把她拍倒在地上。

如意心知机会已逝，她不愿再继续受辱，拔了发簪便猛向喉咙刺去。

徐思惊叫：“如意！”

如意手中的簪子堪堪停在喉咙边，她望向徐思，泪水不停地滚落下来。

徐思轻轻摇了摇头，目光哀婉地望着她，说：“你非要在阿娘面前寻死吗？你可还记得阿娘当年说过的话？”

如意记得。

可当年她还不知道，原来一个屈辱的出身可让人如此切肤巨痛。她能接受自己是个“野种”的事实，也不恋栈公主的富贵，可她的身份在最不堪的时刻以最屈辱的方式被揭破，从今以后世人只会记住她是李斛的女儿——她无法以此身份苟活于世。

她也杀不了这个逆贼。

可平心而论，她当真就甘心为这种缘由去死吗？

凭什么啊？如思想。

她这么努力地活到现在，难道就因为这个在今日之前和她毫不相干的逆贼出现了，就因为旁人给了她屈辱，她便要一事无成地轻舍性命吗？

如意委顿在地，靠在徐思怀里大哭起来。

李斛先前还有些惊慌——他这种见不得光地躲逃了二十年才终于走上人生巅峰的男人最是怕死，哪怕一个弱女子拿一枚簪子做武器，都能让他打从心底里害怕起来。但他到底还是轻视了女人的决心，又听了徐思的话，以为如意夺刀也是为了寻死，不觉又松懈下来。

可这时又有人大喊：“将军小心！”

李斛下意识地闪身一躲，劈手攥住了向他刺来的匕首，接着用力将那人挥飞出去。

张贵妃被摔出去，半晌都没有动静。琉璃扑上去扶起她，她才缓缓回过气息，开口便咳出满嘴鲜血。

纵然如此，她还是向李斛啐了一口，喝道：“逆贼！”

李斛捂着腿，惊魂不定地望着她。

原来张贵妃一击不中，便一把抱住他，在他腿上咬了一口。那一咬虽不重，却激起了李斛的恐惧——若那一刻再有人如她这般不要命地扑上来，只怕他凶多

吉少。他下意识地觉得，这殿内只怕还有这个女人的同谋，那一刻她的同谋本也打算出手，只因他没露出破绽，那人权衡利弊后才又按捺下去。

他明明是来享用胜利的，却忽然有种被人盯着后背的恐惧感。

这恐惧令他色心顿消，脑中渐渐清明起来。李斛毕竟不同常人，明明心中对张贵妃忌恨至极，却怒极反笑，道：“真是好气节！”

目光逡巡到琉璃脸上，复又闪了一闪，流露出一丝贪念来。

然而他什么也没做，转身带着人出去，下令道：“殿中住的是天子嫔妃、皇族贵胄，谁也不得无礼！胆敢唐突冒犯者，杀无赦！”

李斛已然离开。

殿中妃嫔们面面相觑，都不明白局面，最后不免聚集到徐思身旁，七嘴八舌。

“徐姐姐，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已经放过我们了……”

……

张贵妃骂道：“他不过是人前作态罢了……”胸口的剧痛让她一句话没说完，便又气息不继地咳出血来。

有人指责张贵妃道：“我看这人也没多坏，妹妹要刺杀他，他还以礼相待。要不是他大度，你之前的作为早就害死这满殿的人了！”

竟然有人点头附和。

徐思饱经离乱，她知道天下确实有种女人，越是在被侮辱监禁时，越是要替坏人开脱，迫不及待地谅解坏人的“百般无奈”。反倒对那些敢于反抗的女人，她们嫉恨如仇，恨不能亲自下手帮着坏人将这些人掐死。

大概她们自己都不知道，此刻她们看上去有多么卑贱可耻。

徐思不理睬她们。

琉璃则忍无可忍，虽还满眼泪水，却已勃然变色，一巴掌扇过去：“你们这些贱人！阿爹平日何尝薄待过你们，这会儿一个个迫不及待地谄媚逆贼！”

大多数人满面羞容，不敢再作声了。

可有人羞恼之下反而越发强词夺理：“我们这些人在公主这一等贵人眼中不过是个物件儿罢了。一个物件儿而已，摆在哪里还不一样？娘娘和公主只管贞烈，自有人去替你们传诵美名，不必同我们这些贱人攀比。”

又有人道：“公主年轻美貌，若真的杀身成仁了，还真令人惋惜……”

徐思终于也被激怒：“够了，都闭嘴！”

还有人要争辩，却听砰的一声，是如意挥手砸碎了一个瓷瓶，道：“不止李

斛会杀人，你们信不信？”短暂的吵闹终于平息下来，所有人都噤声不语。

徐思对张贵妃道：“你且好好养伤，来日方长。”

张贵妃道：“哪里还有什么来日？”

徐思道：“李斛攻破了台城，待消息传扬开去，天下诸侯势必群起讨伐。李斛再凶残，又岂能一以当百？”

张贵妃悲戚地道：“那又有什么用？这些人若真要来解救天子，就不会坐看李斛攻破台城了……”

徐思知道她没听明白自己话中的真意，也不再替她分析时局，只直言道：“李斛会扶持太子继位，抢先占住大义。”

原本已十分寂静的大殿，瞬间更加悄无声息。

殿里的女人大都见识短浅，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一言之间听明白。又有先前同张贵妃撕破脸的人不甘心，道：“可……可是他不是已经立了西乡侯了吗？若太子继位，他岂不是白忙活了？”

徐思不作理会，只静静地望着张贵妃，道：“不必急于求死，且静下心来，好好想想你的一双儿女。”

张贵妃却是听明白了，笑容反而越发凄厉：“原来如此……可我宁愿他壮烈殉国，也不愿他苟活于世，给杀父仇人当傀儡！”

她忽然排开众人，向楼上跑去，徐思急道：“快拉住她！”

众人多是面露茫然，反应迟钝，只有如意来得及跃上楼梯拉住她，可张贵妃回身一匕首挥过来，如意下意识地向后闪，张贵妃便上到了二层阁楼。

她冲上楼台，回身将门反锁，然后来到台前，望着徽音殿外重重乱兵和不远处闻声回过头来的李斛，放声辱骂。

而后纵身跃下。

/ 二 /

张贵妃死了。

局势一如徐思所预言的——攻入台城的次日，李斛便扶持太子萧怀猷继位，自己任大司马、大将军；又命萧怀猷将沭阳公主萧琉璃下嫁给他，择日成婚。

天和六年正月十六日。

辞秋殿。

徐思进屋时，如意正靠在床边读书。

这种时候怎么可能还有心思读书？徐思便知道如意肯定是有所隐瞒。

她上前拉开如意的手，往她怀里一探，什么都没有。她略一思索，又往如意身后的枕头下摸。

如意抬手阻拦，然而对上徐思的目光，她终于还是垂眸屈服。

徐思探手进去，摸出一柄一尺来长的短刀。她愣了愣，压低声音问道：“哪里来的？”

张贵妃死后，李斛便将如意和琉璃单独软禁起来。既是软禁，自然边边角角都搜索过，确保不会给她们留下任何能当武器的东西。

如意垂着眸子，道：“二郎安排了内应。”

被天子软禁前，如意将总舵交付给了二郎。她被软禁期间，二郎忙于建康的防务——大约也是为了避嫌——一直没有和她互通消息，但她手下那些人手，二郎确实信任了。李斛引诱城内奴隶出降时，二郎便趁机令李兑等人伪装成投敌的奴隶，混进了叛军当中。

今日李兑终于得到机会，前来和如意接触。如意向他索要武器，李兑便给了如意这柄短刀。徐思沉默了片刻，便以手蘸水，低声对如意道：“我画，你记。”

如意垂头不语，徐思不得不稍提高声音：“如意——”

如意抬起头时已是满脸泪水，摇头道：“我不逃。”

徐思站起身来，恼火地望着她。

如意去拉徐思的手，压抑着啜泣声，道：“阿娘不要再去见那畜生了……我和阿娘同生共死。”

徐思酸楚上涌，她想，是啊，女儿已经大了，这些事当然瞒不过她。

可她也不能辩解说自己不曾受辱。

李斛并没有放下怨恨，为了折辱徐思，这几日他在徽音殿中淫乐时都会将徐思叫去侍奉。所幸徐思是饱经苦难却不曾屈从于命运的女子，纵然李斛威逼她宽衣解带，也只陡然显得黔驴技穷罢了。故而他并没有自取其辱，只令徐思如下仆般做些粗活，和新晋的美人一道以言辞折辱她为乐事，当然偶尔也免不了受些皮肉之苦。但在头一个责打徐思的美人被李斛活活鞭笞致死，纵然李斛命美人们折辱她，她们也都不敢过于放肆。到头来反倒是徐思接连见人在她面前被虐杀，有些不堪重负了。

徐思道：“可阿娘还等着你们逃出去后，能带人杀回来救我……”

如意睁大眼睛，泪眼朦胧地望着徐思。

徐思抬手捧着如意的脸，轻轻给她拭泪，叹道：“罢了，也好……阿娘也舍

不得你去冒险。”

如意抬手拉住徐思，粗鲁地擦去自己脸上的泪水，竭力压制着不让自己继续哭泣，哽声道：“阿娘画吧……我一定全都记下来。”徐思便以指为笔、以水为墨，压低声音仔细地给如意讲解禁城中叛军的大致布防，以及何处有能接应如意的人。

自台城被围困后，徐思便一直在安排后路。对于台城内的布局她谙熟于心，这些日子也曾留心观察和打探叛军戍防的状况，虽不敢说十拿九稳，但以如意的功夫再加上李兑等人的接应，确实可以冒险一试，总好过在李斛的淫威下生不如死地过日子。

“你也不必过于担忧阿娘……”最后徐思宽解如意，“李斛还没找到你弟弟，他还要留着我当人质。听说你舅舅在寿春打了胜仗，东魏人国力有限，先前同北伐大军作战时已损耗过多，这一败之后必然无力继续南下。待你舅舅腾出手来，李斛就更不敢对我怎么样了。”她顿了一顿，又道，“虽说似乎不必顾虑这么远的事，可阿娘还是想问一问，你离开台城后，是打算跟着二郎，还是去找你表哥？”

如意道：“表哥和二郎迟早会会合。”

徐思叹了一口气，道：“是啊……”

毕竟如意连辞秋殿都还没逃出去，此刻忧虑这些确实是太远了。徐思没有再多问，只摸了摸如意的头，又轻轻地叹了口气。

承香殿。

琉璃又一次打翻了宫人们呈上来的饭食。

婢女们都不敢劝她，只小心翼翼地将东西打扫干净，吩咐厨房去做新的来。

张贵妃去世后，接连两日琉璃都滴水不进。两天前辞秋殿徐妃悄悄冒险来看她，同她说了几句话后，她才终于肯吃东西。

但还是一不合心意便掀桌子砸碗地发脾气，十分难伺候。

不过宫人们敬佩张贵妃的气节，也怜悯琉璃的遭遇，故而并没有对她有什么怨言。最初的时候琉璃还知道哭，那哭声哀痛得旁人听了都想落泪，可后来她连泪水都没有了，整日就安安静静地坐在床边。

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但看她的目光便知道不会是什么好事。她眼里有种只有下定了同归于尽的决心的人才有的、混合了疯狂和死寂的决绝。

恐怕她想刺杀李斛。

所幸李斛忙着奸淫后宫，虽下旨安排了自己和琉璃的婚事，却一直没到琉璃

房里来，只令人大张旗鼓地替他筹备婚事。

婚事就在两天之后。

宫人们并不认为琉璃能刺杀成功，可都隐隐期待李斛一时大意，真让琉璃得手。

这个魔头入城五天，所做尽是杀人和劫掠。听说城中人已不到江河中去汲水，因为江上河中尽是浮尸。建康城中但凡还有一丝志气的人无不盼着他死，但都畏惧他的淫威不敢铤而走险，唯有寄希望于一二义士的刺杀和四方诸侯的征伐罢了。

因此收拾完杯盘后，宫娥虽立刻发现少了一根银箸——那银箸分明就踩在琉璃脚下，也只是默默垂下头去，静静地退了出去。待所有人都离开之后，琉璃才将脚挪开，不动声色地拾起那根银箸，悄悄地拢在了袖子里。

朱雀航外，伏契故宅。

这座临近石子岗的别墅已荒废了二十余年，木朽墙颓，荒草丛生。

别墅的主人是前朝大司马伏契，他是前朝那个疯子皇帝海陵王的心腹，和海陵王一样杀人如麻、无恶不作。前朝败亡后，伏契满门被诛灭。这宅邸也因为曾住过此等恶鬼，就此荒废下来，兼百姓渲染传播，渐渐就成了远近皆知的荒冢鬼宅。

早些年近郊的百姓曾试图将此地开垦为菜园，然而刨开墙垣和荒草后接二连三地挖出白骨，终于再无人敢打它的主意。

临近傍晚，黑暗沉入废宅，而江南隆冬特有的冷雾从荒园里悄无声息地升起，枯峭的灌木丛中发出呜呜咽咽不绝于耳的哀鸣。当此之时，任是酒酣的豪侠路过，脊背上也要掠过一层凉意。

可如今建康城中浮尸相累，已成人间炼狱。这个冷寂荒凉的废宅，竟也不显得格外恐怖了。何满舵穿过一人多高的荒草灌木丛，绕过一堵断墙，来到一处墙垣半颓的屋子前。

窗轴早已朽烂，破败的格子窗半吊半靠在窗框上，不时在风中发出啞哑的转动声。

房门原本也是类似的情形，但屋里人为了遮风，已将门板整个卸下来，连同几段废木板一同堵在门框上。

何满舵掀开门板躬身进去。

屋里几个人显然已知道他来，都没有停下手头的活计。这些人或是在收拾窗子，或是在劈柴生火……就只有一个年轻公子无所事事地坐在一旁。先前他也

试图帮忙生火，但在呛了满脸烟灰之后，总算意识到自己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只能闲散下来。

何满舵走到他身旁，拱手道：“殿下。”

少年抬起头来，随手擦了一把脸。他的模样落魄至极，只一双眼睛在昏暗的余光中依旧明亮平静。

何满舵道：“不出殿下所料，郭润确实叛降了。如今叛军正在城内挨家挨户地搜索，想来是不知殿下已逃出台城了。”

尽管一切尽在预料中，但少年还是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一丝失望来，眉心微凝，道：“外头还剩多少人马？”

何满舵道：“之前趁乱闯出百余人，如今都潜伏在牛首山一带。加上这一回追随殿下闯出来的百余人，共二百三十余人。”

那少年道：“令他们喂饱人马，好好修整，明日卯时会合。”

夜深人静，少年裹着斗篷躺在毡子铺成的席子上。水汽从底下透上来，入骨阴寒。他冷得睡不着，干脆将那毡子叠了几叠，当蒲团坐着，靠在柱子上闭目养神。

守夜的人知道他寒冷，又往火堆里丢了几块木头，忽觉得有块木头手感特别，拿到眼前一看，竟是一段尺来长的白骨。

少年恰睁开眼，看到那白骨，漆黑如寒星的眸子便缓缓眨了一眨，声音低哑：“人骨？”

守夜人道：“想来是吧，不知是野狗从哪里叼来的。”随口说着，便将那骨头如木头般丢进火堆。

乱世里人命贱，死人见得多了，早不当一回事。少年看着那骨头缓缓地在火中烧起来，淡漠的脸上只眼中映着一层暖火的颜色。

他没能在叛军入城的第一时间逃脱出去。

李斛攻城时用了无数手段，大都被他给化解了去。虽然他以铁面具遮住面容，但他的赫赫威名早已在叛军阵中传遍，故而攻破台城后，李斛当即便下令搜捕他。

尽管如此，他也只差一步便能逃出，但他在即将冲杀出去时，扭头救下一行被叛军劫杀的百姓，因此泄露了行踪。城门立刻落下，追兵蜂拥而来，他几乎陷入绝境，所幸何满舵及时赶到，将他藏匿起来。

台城被困的三个月里，死者十之六七，横尸满路、烂汁满沟，他以为自己已见识了人间绝境，但他没料到藏匿在城中这几日，他见到了更深的炼狱。

为劫掠财货，也为泄愤，李斛将城中文武百官及其子弟尽数驱逐到街上，命士兵乱刀斩杀，死者三千余。都城九街，车马所经，践踏的尽是公卿之骨与肉，无数世家灭门绝户。

可笑天子耗尽毕生同世家周旋，指望他们能稍稍让利出来，给天下寒门贤士以进身之阶，却只如蚍蜉撼树，而李斛入城不足三日，那些孤高在上的门第便一个个如猪狗般匍匐在地了。

公卿、世家尚且如此，况乎百姓？凡没来得及逃进城去的，无不活在日复一日的劫杀中。

他潜伏了五天，终于在今日清晨闯出城来，但也损伤了近一半负责诱敌的人马。

而在这五天里，先前在城外作壁上观的援军，也终于一哄而散。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李斛今日所造下的罪孽，这支盟军的主帅起码要担负一半的责任。也许他们最初的打算是做螳螂背后的那只黄雀，但时至今日他们早已失去民心 and 道义，已是无名之师，不散何为？

所幸援军先前盘踞的梅岗一带，李斛的势力还没来得及抢占，是以守备薄弱。他打算从梅岗突围，自西南离开建康。

至于离开建康之后，是东去京口还是西去南陵……

他想，还是去南陵。京口固然地近三吴鱼米之地，距徐州也近，可他的势力不在此处。而历经台城一围，他对于仰仗他人之力救危存亡一事已然深恶痛绝。哪怕徐州有他的舅舅，他也绝不愿再受制于人了——他想要一个能全然自主的局面。

而他在南陵有兵马，还有从蜀地运送来的近三十万石粮草，有一战之力。且南陵在建康的上游，和京口同为建康的锁钥重镇。只要他的舅舅能抢占京口，就能和他形成夹击之势，尽快打回去。他望着篝火，盘算着心事，不知不觉困倦袭来，坐着睡了过去。

朦胧中被人轻轻唤醒：“殿下，卯时到了，我们杀出去吧。”

/ 三 /

天和六年正月十七日，凌晨。

宫城。

圆月当空，虽在深夜，却也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只天色略有些阴晦，月周映出层层密云，想来是要变天了。

地上有风，殿内经冬不扫的残枝败叶被风吹动，哗哗作响。

阴寒的湿气浸在风中，吹到人身上，瞬间就透过总也晾不干的衣服侵入四肢百骸，让人打从骨头里冻得发抖起来。

守门的士兵缩在火堆旁抱怨：“这江南的冬天连冰都冻不住，怎么反而觉得比在怀朔时还冷？”

有人取笑：“是阴冷吧，聚了这么多冤魂。”

“没事儿，这里的和尚比鬼多，超度得来。何况这些窝囊废纵然做了鬼，也是窝囊鬼。”

一行人便哈哈大笑起来。

这些匪兵杀人越货多了，心中百无禁忌，城中十万冤魂在他们口中也不过是一句笑言。反而说到和尚寺庙，免不了就要说起这四百八十寺所聚敛的财宝，不由纷纷垂涎起来。不过崇佛之心不论胡汉南北，李斛和他手下这些恶鬼竟也敬畏佛法。乱世里独佛门庙宇免于劫掠，百姓纷纷投身寺庙寻求庇护，这些早先藏污纳垢、聚敛无度之处，竟真有些救苦救难的慈悲意味了。

接连的劫掠和屠杀之后，台城内已不剩多少人。经过这几天的焚烧清理，街上更是空荡荡的。各处的守备已十分松懈，只是听说临川王至今还没落网，上头严令追捕，故而夜间巡逻还算密集。

不过皇宫内的守备更严密些，毕竟天子被囚禁在此处，唯有这个囚徒是万万不能走脱的。

不过……想来天子也撑不了多久了。自四天前被软禁到含水殿，便无人送进去一粒米，老皇帝纵然冻不死，恐怕也快要被活活饿死了吧。提起被关着的老皇帝，不知谁说了句：“你们说大司马是不是想自己当皇帝啊？”

旁人正待接口，门边传来一声：“查岗的来了！”

一行偷懒的士兵赶紧手忙脚乱地踩熄火苗，各自归位站好。

果然片刻后便有巡逻的卫队走过来询问情况。

士兵们正待作答，忽听得有瓦片落地的声响，都是一惊，同时往墙上望去。却并没见什么人。

士兵们面面相觑，有人问道：“要进里头去看看吗？”

正说着，却又听到一声脆响。这一次士兵们听清了声音的来处，便有人绕到对面断垣处，向里一望——一个肥胖的妇人站在水井边，正在打水，那脆响却是她不留神将水瓢落在地上时发出的。

士兵们立刻便认出来，这是前日才掳掠来的厨娘。台城内的宫娥们被摧残殆尽，只这厨娘因肥腻和眼疾被嫌弃，没受太多罪。眼下人手不足，她便被驱逐来

做些煮饭和浆洗的活儿。因活计多，厨娘每日四更便得起床打水做准备。

弄明白原委，士兵们不由厌恶她丑人多作怪，拥上去按倒她踢打了几脚。

胖女人抱着头缩在地上，连声哀号都敲不出来，让人觉着分外无趣。

有人道：“行了。打死了她，连个煮饭的人都没了。”

这些人才停下手。见没旁的事，巡逻的卫队很快便离开了。

不多时，守门士兵们又故态复萌，纷纷钻进门楼里去避风。

胖女人伸着脖子望了一会儿，才轻手轻脚地快步进屋取了个包袱出来，绕到门楼的另以侧去。

乌云蔽月，天阴欲雪。

又有门楼遮蔽，此处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胖女人小心摸索着上前，果然见有个人躲在暗处，虽穿了一身黑色的夜行衣，却依稀能辨出轮廓来。

那人用清冷的眼眸直视着她。

如意亲见胖女人弄出动静引开卫兵的注意力，倒没有对她动什么杀机。但因不清楚她的立场，难免心存戒备。

胖女人似乎察觉出她的紧张来，立刻停住脚步。犹豫了片刻，她还是伸手递过包袱来。

如意不接。

胖女人便将包袱小心地搁在地上，似乎打算离开了，可目光却在她身上流连不去，那目光宛若失孤的食草母兽，温柔无害，却令人打从心底里难受起来。胖女人脸上还有适才为了保护她而被打出的青淤……

如意不知为何便伸手拉住了她。

胖女人愣了一下，眼中立刻露出欢喜来。

如意犹豫了片刻，压低声音问道：“你叫什么？”她想记住这人的名字，日后才好回报。

胖女人顿了顿，轻声道：“七娘。”

她唤道：“七……娘。”

胖女人鼻头一酸，立刻垂下眼眸，转身匆匆离开了。如意探手拾起包袱，包袱软软的、沉甸甸的，她还嗅到了锅底饭的焦香，想来是包了薄棉衣和吃食。她咬了咬唇，将包袱绑在身上，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大战之后粮食紧缺，城中不知饿死了多少人，七娘却把应急的食物分给了她。

风渐渐平息下来，不知何时月亮又从云后钻了出来。

如意借着月光悄悄打量着四周的景物。

此处应当是含水殿附近。含水殿原本是沈皇后斋戒礼佛的地方，自皇后去世后便再没旁人居住，早已年久失修。外头院墙虽完好，可据说里头侧殿的墙垣都塌圮了。她原本以为此处应当没什么卫兵才是，谁知守卫和巡逻却比旁处更严密。

却原来是因为天子被关在里头。如意不知自己是被何种心思驱使，察觉到守备的空隙后，立刻便趁机翻过墙垣，潜入院中。

因为李斛似乎打算将如意奖赏给手下的某个“功臣”，应该不会杀她，故而徐思才支持她出逃，拼力一试罢了，能逃出去的可能微乎其微，何况是救天子出去？

院子比如意想象得更加狭小，只一处偏殿和一座主殿而已。

偏殿果然已坍塌，墙垣和屋宇上生着杂草，有倾倒的柱子断在台阶下。月光如白霜洒落下来，那塌倒的墙垣和柱子上依稀可见焚烧的焦黑痕迹，似乎当年这里曾发生过火灾，幸而被及时扑灭，才没有蔓延到主殿。

想来这也是宫殿被废弃的缘由。

此地荒芜冷寂，毫无人气，空气里浮动尘土和霉烂的气味，并不像是能住人的地方。

如意觉着自己可能是弄错了。她正要离开的时候，却听殿里传来了微弱低哑的呼救声。

森冷寂静的深夜里，那呼救声鬼气森然，令如意不由得后颈发寒。这些天宫里确实冤死了太多人，若真滋生出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她也绝不会感到意外。可她还是忍不住想，万一真的是活人在呼救呢？

她稳了稳心神，小心翼翼地循声上前。

待绕过侧殿，那声音却消失了。正殿的大门半开着，在惨白如霜的月光照耀之下，分明有一只枯瘦的手从门里伸出来。

如意眼中忽就一酸，泪水涌上来。月色下，那袖口上的五色华虫纹章清晰可见——那人穿的是天子袞服。如意上前将天子扶起来。

他衣服冷得像冰，上头有几团污渍，却辨不清是水还是血。

如意想要掀开他的衣袖查看，天子却按住她的手，摇了摇头，道：“水。”他抬手时露出一小节手腕，那手腕枯瘦，只剩一层皮包裹着骨头。

如意眼中的泪水立刻便滚落下来。

她慌忙翻出皮囊来凑到天子唇边。昔日尊贵优雅的老人如饿鬼般仰着头去追一口水。如意又从包裹中翻出裹蒸喂给他。天子狼吞虎咽地吃尽了，闭目养神片

刻，才终于缓缓恢复了些力气。

他说：“那边有熏笼，你拿近些，点起来……朕冻得疼。”

如意去搬熏笼，见里头只剩些炭灰，便扫了架子上的几本书丢进去引燃。

天子被呛得咳了一声。

如意忙递水给他，天子却摇了摇头。

他闭着眼睛，缓缓问道：“你怎么来了？”

如意答不上来。天子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复又闭上，道：“你想逃出去？你阿娘没说过你的身世吗？你本是……”

如意艰涩地打断他，道：“阿娘生我，陛下养我，我没有旁的爹娘。”

天子不由动容，半晌方道：“你阿娘好吗？”

如意声音一哑，没能作答。她将话岔开，道：“二郎已逃出去了，等他杀回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天子长叹了一口气。

如意解下包裹，将徐思包给她的蒸饼和米团悉数掏出来留给天子，道：“我要出城去找二郎，陛下可有什么话要带出去？”

天子问：“你打算怎么逃？”

如意道：“会有人接应我出去。”

天子不由轻嘲：“荒唐。”

宫城的守备看似松懈，可非常时期，对于出入的管控只会更加严密。“入”倒还罢了，凡有出宫势必严加盘查。而如意和徐思一样，生就花容月貌，不论走到何处都极为醒目，定然无法轻易蒙混出去。何况如今兵荒马乱，法纪废弛，生存艰难，人性最凶残自私的一面已如虎兕出柙，再无约束。李斛手下这些匪兵更是罪恶之尤，如意一旦被盘查，还不知会落到什么境地……

可天子还是艰难地抬手指了指自己的衣襟，道：“里头有诏书，缝在夹层里。”

如意愣了一下，才猛地明白过来。

她道声罪，用匕首将衣服内衬割开，取了诏书出来。

天子道：“记得交给二郎……”

如意领命，跪下给天子磕头。

天子抬手指向她留下的食物，道：“都带出去吧。天高路远，不带粮食怎么成？”

如意便翻出锅巴给天子看，道：“我带了吃的。阿爹……陛下也要保重身体，二郎一定会杀回来的，您也——”

天子复又闭上眼睛，半晌，方伸手道：“你过来。”

如意膝行上前，天子艰难地抬手，沉沉地揉了揉她的头，道：“好好地照顾你弟弟。”

不知何时，外头开始下雪。

那雪粒裹挟在风中，噼啪打落，沾衣即湿。守门士兵们纷纷缩到屋檐下避雪。外头巡逻的士兵跺着脚偶尔咒骂着，不多时便消失在长巷那头。

如意从含水殿中翻出来，冒着风雪，飞快地往北寰门的方向去。

北寰门。

二郎安插进来的两个内应灌醉了几个本该在这个时辰换岗守门的士兵，自己替他们出来。但守门的士兵有十来个，城楼上还有二三十个巡守的城卫，他们两三人混入其中，实在难以闹出什么动静。而这些门卫虽和他们偷偷分喝烈酒取暖，但对于守门一事都不敢过于懈怠。

一时有人递牌子到楼上来，李兑正和门楼校尉一道饮酒，便作势抱怨：“谁大半夜的来闹人？”

校尉吃着酒肉，道：“是个劳什子‘博士’的儿子，靠给大司马写酸文儿换了个门郎官儿。这不天冷嘛，上头安排他送炭，他就递牌子来打声招呼，免得到时候没人给他开门。”

李兑凑上去给他倒酒，校尉便提点：“到时候查严点儿。这些世家子又肥还不经吓，多刮他点儿油水。”

正说着，忽见东方火光大盛，一行人忙去城墙上查看。

只见东方含水殿的方向，赤红色的火焰和烟尘翻腾而起，将大半边天空照得赤红。底下有人叫道：“失火了！含水殿失火了！”

冬日多衰草枯木，台城宫殿也多为木制，沾火即着。兼此刻宫中各殿人手不足，哪里来得及救火？风助火势，烧得轰轰烈烈，很快便蔓延开来。

校尉先还道：“一时烧不到咱们这儿，横竖没有调令，别去管它。”

然而片刻后西南方忽也有红烟滚起，却是公主、嫔妃们聚居的辞秋殿和承香殿的方向。

校尉脸色这才有些变，喃喃道：“遭了，怕是有人图谋作乱！”忙道，“快传令下去，众人各自坚守岗位，不得擅——”

一句话尚未说完，便听有人大呼：“走水了！城门楼走水了！”

浓烟便在此刻翻滚上来。